

关于脚本的一些意外研究发现

Daniel Avorgbedor

如果我们将“口头传统”和“口头化”委托于印刷媒体，那么我们该如何讨论这些概念呢？与交流媒介相关的行为会体现出拉丁文字的本位论地位，例如：多种表达方式、多元清浊音、各种不同复杂的种类等等。无论我们学习研究何种（？）学科，这些都是“口头化”的首要组成元素。

笔者主要研究人体音乐学。人们一直认为这个学科是“口头传统的音乐研究”，而且“大多数人已经忘记还有这门学科的存在”。目前各种学科都在不断将其所涵盖的内容多元化，同样人体音乐学学者也在积极创新其领域内的知识、发音、内容等等。在读高中的时候，我通过乐谱和印刷文本（还有“课后跳绳”和舞蹈课）知道了披头士和诱惑乐队（Temptations）。我的一些女同学经常拿来一些乐谱让我给她们弹钢琴伴奏。在人体音乐学领域，我们（包括：调查人、研究目的和对象等等）。一些同事主要研究其他地区的“新艺术音乐”，例如：中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非洲等等。这并不是因为口头文化的持续力，而是因为现当代的人体音乐学对研究领域、素材、工具、以及研究设想都非常灵活。而且口头文化的吸引力经常被复杂的研究、和曾经认为是口头传统音乐知识（包括质量等）的不断增长所掩盖。

现在让我们主要讨论一下anlo-ewe的音乐文化，我们暂且认为这是一种口头音乐形式。但是我们到底能在何种程度上将口头传统理论运用到这种文化中呢？我的父亲是一个表演小组的“记录员”。他二十多岁的时候曾经上过夜校的教育课程，因此他能够用当地语言读写。他是原始的记录员和读写员。他的一个好朋友被大家尊称为“老师”，因为他是夜校的辅导员。他是一位卓越的口头传统表演者，而且他努力推动anlo-ewe音乐和舞蹈的传播。他记录了大量的歌曲歌词（一般是通过口头传播歌曲的开始部分的歌词），这些都是宝贵的财富。偶尔他在表演过程中会翻出歌词，并引用其中的部分小标题，不过只是为了提醒领唱者。

我曾经研究了一种叫做halo（1994）的表演方式。在表演中，表演者经常挑战、嘲笑、诋毁、或者是超越另外一组表演者。人们经常在标语上谨慎标出这种特征，标语一般被看作是额外的视觉、“口头”标志。标语和讽喻现在仍然是Anlo-Ewe地区口头音乐传统的重要特征。

《论记忆及其连续性》：我的祖父是我们镇子上的专门记录相关大事的权威者。他不会读写，但是他能做两件事：通过烟囱和钟的指针读出时间。他还能认出我的一位叔叔给他写的信（我叔叔写得一手漂亮书法，而且他和祖父之间交流频繁，所以我的祖父才有了这个“自动阅读”的本领）。如果镇子上要举行某种祭典mamaya的宗教仪式，身为精神

领袖，我父亲会从祖父的地窖中拿出他用自来水笔记录的半旧手稿，上面都是仪式的具体细节。然后我父亲会给大家大声读出手稿的内容，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朗读过程中，我父亲偶尔会结巴，主要事因为手稿已经有些年头了，而且他自己也忘了当年夜校中学到的内容和阅读技巧。当然这种阅读仪式有很多意义，反映了转变过程中口头、后殖民地文化相关的趋势和需要。

这些大概发生在1955年到1965年期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读写，但是他们参与到“口头传统音乐”中的程度却与文化水平没有特定的关系，相反更多的取决于新社会的经济机遇。谈到Anlo-Ewe“口头传统中的音乐与舞蹈”的组成、定位、等部分，书面媒体所起的作用没有太多的改变。因此，这些不仅仅给我们解释了表演环境（）、还有演员、调查人、观众、以及我们在研究中如何体现民族音乐学和相关学科哪些知识是相关的或是有利的，前提是“……与口头传统”相关。

Ohio State University

参考文献

- Avorgbedor 1994 Daniel Avorgbedor. "Freedom to Sing, License to Insult: The Influence of Haló Performance on Social Violence among the Anlo-Ewe." *Oral Tradition*, 9:83-112.
- Avorgbedor 1998 _____. "Rural-Urban Interchange: Anlo-Ewe Music." In *Garland Encyclopedia of World Music*. vol. 1. Ed. by Ruth Stone.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p. 389-99.

